新刊權載之文集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唐權德輿字載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公集序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府叙九功曰都曰俞交修一德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以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懇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

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
叙德與以爲君子消長之道直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
其時則彰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陳以
攄志氣公自門子秀士被服薦紳至于登大朝莞宰政
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懽喜怒之不
中節故有作戚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銘攻匪人
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諭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
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
之失其官守故有猫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
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發

爲雅誥刻於金石無媿辭康莊逸軌卓犖濟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浮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譔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徤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適則弊以流縱私同以没公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其弊以隘則窮若梏桎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

彝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中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軌道協氣宣臻而無疵癘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理蠱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退叔實爲之序今稙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公文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

之動通天下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名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者之詁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恊于極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隣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横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冬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子輿廉問風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

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堦之際自爲墓誌其閒嚮三十年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風雅易之貞厲春秋褒貶且以閎奓鉅衍爲曼辭辨麗可喜非法言故公之文簡實而粹清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始有終至若嘉園綺皓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酇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賦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温潤言公事上奏則切

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指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壼遂之深中篤行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左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儗儗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況奇衺忮害崇黨蔽公于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器三命申樞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與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

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兆展敬無容猥以疏愼承趙公惠愛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風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詞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唐故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君文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剌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横三才

之中經紀萬事章明羣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駜吉甫之淸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不足者詞或俊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徵言著尚書演範易忘象及三國春

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
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
強志不取合於俗黙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
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波流初間闊隱約於河朔之
間年始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
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
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
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
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終罷爲比部郎中十
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口十甲子其文若干篇閣茂博

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譔門中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纂乘門心法則大覺神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綸所叙詩書說命駉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各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宏璧琬琰奏於懸閒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

爲夸大無謂笑柔色以資孟晉婞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晩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蚤歲與君遊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旣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故尚書兵部郎中楊君文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刻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閎大故賈誼楊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周漢之逸軌以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

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咸欲泝末流而挹淸源披埃壒而棲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經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嶷字懋功孝悌絕懿中和特立蚤歲遑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由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介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討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歿軍司馬代

之詔未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祐善獨脫死地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迹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秉迅颷靡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典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爲尙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鑱烝爇景鍾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

冶鍜鍊在手而又恢扃防隙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
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抗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
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
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響不待數珩琚璜玦之目然
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
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
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
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
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
諫曹計部今燃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

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楊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於是而泒流寖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爲文之本歟清河張登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屬詞發爲英華表

直好靜居多隱約始以巾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龍去家居以薦延攷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爲殿中侍御史董賦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議侵誣胸臆約結感疾不起悲夫君以偉詞逸氣滯於輿悿之下又疾𤰞諛細人白黑太明矯枉憤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云鶡必鬬而知斃龍就屠而不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槩頓挫放言而兆憂貫禍恒必由之二十年間數免希遷志力相敖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取牕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敘序述誌記銘

詠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卓犖經奇景陽之鏗鏘葱蒨升堂睹奧我無媿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別懷八三賦與徵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脣吻之間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已曾不得登金閨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殆阨終身可勝歎耶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事捧持遺文拜泣見託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詠言擊節髣髴如聞列于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故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元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遁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閟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元纁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脗合元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邱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元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

救物爲王者師十五年召入大同殿詩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元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夫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淛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宏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宜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

原缺

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物論谷神之妙則有元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冐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讚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歷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元音率顧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冀元偏得先生之道加槁木止水刳心遺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顏

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
厥後龔元得其本以授予請刊其徑庭庶傳𣲖久其有
逍遥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編至若挺神奇祇物怪告
錬蜕之地合肸蠁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
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四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

權公文集序

敘曰三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通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舒憤懣自孔門偃商之後荀況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賈誼論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閎侈巨麗或博厚遒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仲之間齊名善價以德

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公諱若訥字某天水略陽人其先武丁生子手文命氏在殷周間爲諸侯國楚滅秦遷始居汧隴甘泉安邱之明德宜昌鄜城之勲力胙土啟封三葉彌大以至平涼公文誕生渭州巨城縣令崇本郎匡城府君第二子純嘏粹氣積爲清和文誼內富英華外發弱冠與伯氏無待叔氏同光同游太學連登上第由是士林風動一時嚮慕言文章者實歸公門永崇開耀之後以人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極天人之際陳教理之本堅蹤古義納忠本朝自晉州霍邑縣尉四遷至咸陽尉由右補闕拜起居郎在中宗時

嘗以禁中書籍編脫繆詔朝廷文學大官十八緒正之
而公以秩卑名重特居其選時拜既於執事者公曰此
君命也又何私焉比及已事彼皆轉職獨用砥矢之道
不得居中出爲蜀州司馬改梓州長史彭州別駕吾道
一貫虛舟其心士師之退絀恬然海沂之詠謌日茂拜
歙州刺史遷桂州都督梓州刺史用中和淸淨之政化
悍戾剽輕之俗三郡靄然有鄒魯之風方謂入掌典謨
訓誥之文外當十聯九牧之寄壽違其量自古同悲以
某年月日奄捐館舍享年若干而伯氏官土城都尉叔
氏官至長安丞皆有盛名而無豐祿此其所以爲善者

愆也公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當軸道舊歡甚謌詩祖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玉於下輩卒成大名其他所與游者皆鉅儒宿學天下賢士公殁後二十餘年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亾德輿旣亂而孤莫知世德遺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愈四紀諮諏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歴末方獲其

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至於脂機楗於動用以口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俶儻閎達以文藝自任則諸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叙家風世德以識幽壞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紀時賢循吏績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緣情遣詞寫境物而諧律呂則寄蜀中舊遊詩蜀國吟擬古横吹曲其餘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之一也幸而異日盡獲公之遺文則當求主文者爲之序

錄令姑舉其官命事業書於篇第之初以自識云謹敘

唐故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贈司徒張公集序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康哉之臣周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烝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踈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子檜非道不處視主組猶稊稗以禍冠傅帶游于京師當時賢士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卤之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婪婪反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支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取觀望者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郡授鉞貞師溢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

之興也人文之變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徇
忠明智載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
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
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
勲代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諧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
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瀁
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
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
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輝動中朝至於內庭
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

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肆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斤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閎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直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隷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故尚書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章不明又況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跛蓋脩之有本末得之有薄厚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今古安舒方直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于詩之愷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以之懿文其遜志肄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遁則吟詠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愊以盡規爲己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夷門要害爲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

陳選部官人之法歟下飢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故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臣上賀百執事雜覘以為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陝州教化清平分閫東郡閑邪秉直志氣所申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而登端右是皆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效也故其含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詞詩有逸韻叙事為實錄皆据根柢而无枝葉愔愔然君子之儒之言其在是乎昔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與方儒於吳辱志年之歡暨

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轝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子太僕主簿裦孝謹而文亦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爲十編以諭炎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敘之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四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左諫議大夫韋公詩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善於取類敏以喻禮然則緣情詠言感物造端發爲人文必本王澤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御麟德殿命通儒碩生與緇黃上首雜論奧賾互相發明由是京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元六學博辯閎大精義具舉宸心乃愉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

浹日授秘書郎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諫議大夫其於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諫賈生當受釐之問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遷命榮冠一時薦紳競勸巖穴皆嚮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絶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瓌琦軼拔爲己任至弱冠迺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旣遠矣會性情者因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益辯以麗麗以則得於無間合於天倪者其在是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容出水鍾嶸謂范尚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藻慮儷詞比事纖密淸巧度越羣倫嘗著天竺寺七十六韻

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祠摘句配撿偕爲絕勝又於江南著臥疾三十韻晉國忠肅公手翰以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韋生乎其爲名臣宗公所稱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爲方外之侶沉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披儒服也則令之名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披垣之寮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與前此論著別

爲篇第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今兹詩集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爲首凡千卷云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其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贊朔過前古遠甚相國魏國公明誠助化育奧學窮今古百揆師長十年樞衡贊端拱無爲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以爲言區域者闕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

窮醍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瞭然又提其要會切於今日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爲都會在景雲爲案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謬誤采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

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眞宰相之事也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府者其五十列於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為準縣距州州距西都書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其言詳閎覽黙識精微錯綜斯為至矣德輿忝披垣之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氷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輒罄斐然之詞豈揚不朽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

崔衛二侍郎詩集序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淸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濟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祕府宏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廷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出爲咽喉外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淸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聲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然非瓊琚叩金

絲相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即眞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眞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於茲處屋壁之郄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爲王陽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攄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

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助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旣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淸風亭詩序

莫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於舞雩或稧于蘭亭所以暢靈情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夫天倪吾徒束支體于府署以簿書爲桎梏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近郊之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淸風亭蓋古容州牧戴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熊氏之業文尙玆境之幽曠合貲以營之創名以識之五年矣

初入環堵中有琴書披龕躋石忽至茲地鄱章二江派於趾下匡廬羣峯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綠相與無際或孤烟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寰志士得之爲道機詩人得之爲佳句而主人生於是習於是其修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況其志勵於螢雪之下業成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克予與皇甫君不由是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教如主人趨隅拜下恭敬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陵杳冥離會靡常衆君子

用牽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心同於內迹昭於外交臂瞪視吾喪我於此亭者一生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於屋壁各疏爵里以爲清風亭故事云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

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爲當時聞人凡所至之邦必千騎郊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司憲李公入覲於王蕭君領察廉留府太祝亦不遠而

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常舍於道觀因復居之竹齋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旣展賓主之既又歌詩以將之其詞淸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旣成而太祝有酬之作往復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爲已任攘臂援筆而爲和者惟三賢師友風騷迭爲强敵志之所之發爲英華其於奇正相生文質相發若笙磬合奏組繢交映君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不紀况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

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爲次云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殷員外出守均州序

送陸使君序

送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送建州趙使君序

送杜少尹赴東都序

送袁相公序

送張僕射朝覲畢歸徐州序

大君子所以貴者道合于上化流于下得時大行求福不回而已僕射南陽公鎮徐方十年師貞人和拜章精覲冬十月四牡琱戈至於京師或誦其德輝或歌其事

功直道相賀懦夫立志公始以褒衣儒冠游公卿間仁義博富名聲籍甚其後擁傳佐戎專城靖人福以至德惠之美利臨駭機以激大順奮州師以摧剸虜淮湖之間嶷然保障陟明加地再命元侯康衢自隨於趾步枉道不萌乎心術而文鋒師律奇正相合以氣為主與古為徒故其緣情放言多以莫耶自況然則天下之肯綮適所以資公之斷割耶上之注意也深公之誠慮也至貢端誠以無隱沃宸慮如合符盡直於內詭詞於外日降慶賜載淹旆旌元正前殿之賀中和內朝之直鏘鏘鸞聲湛湛露斯雖韓侯入覲吉甫燕喜無以過也迨茲

春半受命言旋中朝賢士大夫皆舉酒爲壽徵詩爲禮葢悅公之風而惜別也德輿忝當授簡詞不逮意姑以掖垣所賦類于左方云

送袁中丞持節冊迴鶻序

國家用文教明德懷倈外區今年春迴鶻君長納忠內附譯吉語于象胥復古地於職方方帥條其功實聞于天子乃擇才臣以宣皇仁于是詔工部郎袁君加中憲之重被命服之貴將行又拜祠部郎中有司具儀法持節冊命所以新其號而厚其禮也中丞端淳而清文敏而誠才以周物智以達變識柔遠之五利能專對于四

方攝衣登車不問夷險朝賢搢紳是以壯其志而嘉其
忠且滇池昆明爲西南雄部嘗樂聲教是焉篤修奇功
自效願爲保障方今規摹宏大八表一家然則倪首以
歸化者吾君受之而不阻勸人於遠畧者吾君薄之而
不務彼唐蒙開地爲好事之臣諸葛渡瀘蓋一方之利
況今文武吉甫鎮安蜀都而中丞將大君之禮命固殊
隣之職約德行言語實在是行使邊人綏帶安枕無煙
火之警酌古經遠才者能之金章瑞節光耀原隰近臣
主文乃類歌詩鄙人不腆忝記言之職故西南之冊命
使臣之儤詔皆得書之授于史官又嘗與中丞同爲江

西從事辱命內引所不敢辭

送張閣老中丞持節冊弔新羅序

秘書少監張君旣受詔以執法持節錫命于北方弔其告終嘉其稱嗣致賜喻旨以宏天覆長幼養老以遂人和旁達休嘉上應古始聖人之道也況中丞用文學政事敏知達才彌綸諷議官業以序而又修史氏之職且逾一紀國家有殷薦嚴配之典必相其儀有受詞專對之重必將有命蒞事不敢居常讓夷是行也知其習俗中其宜適粲然而接之以文驪然而加之以恩廻車伏奏可以光大南宮衆君子固以類其歌詩陰方之氣俗

四牡之踐履考功郎茁君序之詳矣掖垣寮舊又中以七言鄙夫承君之歡辭則不腆亦既辱命俾次羣篇是用直書納諸橐中而已

奉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昔鄒魯之諺以籯金不如者蓋一經耳今中丞文博究其五皆可名家則扶陽重侯之儒術爲踐修矣自外臺從事不四三年歷左史尚書郎其取青紫易於地芥前此以盟津貞師則授以司武今茲以雞林纂代則俾之錫命藉奏議以中輟擇專對而遂行止之間有以見文敏歸重也太平尚仁多識古訓詁終請嗣禮之重者

宜乎以備冠智囊弔祠臨存佩二印捧三冊使有截之外家肥德洽將渥縟之命覩勳遠如夷其忠信歟三臺儁彥歌詩譙較至若辰韓息愼之俗懷方象胥之道譯賓將洽驪之盛致賜諭旨之榮自原隰之華玉涓源之大雲氣海物昕昏變化衆君子言之詳矣中丞以佐曹陳君之歷司封郎也今爲之代以德輿之忝禮部郎也又爲之代凡兩披所賦盡偕序以爲好宜徵作者猥及鄙人直書粗畧敢謝不敏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

稽披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闕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宏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耶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衷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輕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勤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道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

懽然感悅方畧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
廉白爲仁由巳不敢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
人情以賦政使習俗而不擾彼四境之内如熱待濯如
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徽命雖欲
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末閒則霽赤帷飲醇酒宴寘言
笑中無町畦雖欝蒸霧雨之候無自入矣大丈夫被麟
紱彰華纖宏宣職業無有遠邇則黼之玉堂清禁論思
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
中外之異耶祖較酒醉宜言相勉在加飧寓書而已至
山川風物與騷雅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古兹不書

送安南裴中丞序

士君子循道致用感恩宣力則萬里如咫步溟波猶康莊況金印照路伏熊載軾提封甚濶命賜甚厚此裴侯所以抃笑就道視交州如衡軛之前則天時之癉熱地理之迴遠皆細故也初裴侯吏退燕息未嘗角逐於有司且曰不試則已豈能自售其後累以惠文法冠爲戎輅上介甫登中臺旋鎭南服葢紈鈎百次不自閉於匣中明矣今天子惠慈元元邁唐虞之風鄙夫司言九年玷辱清近顧不能裁成謨訓著一代典法耗竭思慮爲明時羞思得上分憂歎下布條則使四封之內列郡

和洽斯亦大丈夫之事也因君是行聊復起予追思往歲攜手相樂與蘭陵蕭元楨范陽盧載初宦遊出處多在江介索然物故何可勝言又想夫楊柳古瀆秣陵仁祠寒食促膝歡言舉酒晦明飈馳忽二十年各乘風波時一會合今日出祖話別在加食自愛而已至若馬文泉之功略士威彥之教化慓俗裔人納諸掌握明珠文犀視同涕唾皆裴侯彀中所蓄也不復煩言

送主客仲員外充黔中選補使序

選部每歲以四才三實銓署羣吏每三歲則有詔以諸曹郎分命南轅調其仕次有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餘

城賦其吏員便其習俗主客郎仲君實司之君始以岷峨諸生獻賦京師因文章典義濬發聲實自解巾校文三四遷至博士尚書郎遂於禮籍推本今古乖疑缺微者皆折中焉敘於奏議練程達品肯綮竅郤者每游刃焉則南方之職業必序懸道必理固其彀中之細者況孔門之果於從政大雅之古訓是式皆子之家法也又何所規昔司馬長卿以駟馬車歸故里有郊勞負弩之榮今君道劒門抵左綿銅梁玉壘喬木可攀畫錦星軺其樂何如又想夫歸自涪陵出於南荊泝巴峽之風水冒陽臺之雲雨昏旦萬狀發於歌詠凡今洗酒祭轅者

不可以不賦

送司門殷員外出守均州序

春二月武當耆老相率詣丞相府請以司門郎殷君爲郡相府嘉之以其詞敷聞先是君嘗佐廉問於漢南會是邦缺守乘傳權領實有美利浹於人心懷思咏歎久而彌結上方酌漢宣故事綜覈名實有分符竹以主郡國者初必召問以觀其言退而考察以質其效從人之欲卽日詔下中朝相賀以爲有古道焉且君富於文誼恬於利欲比興聲律播於士林故二十年間宦薄不遷令問茲大去歲甫爲尚書郎今茲持郡節動靜之道較

然不迴巇夫父母一邦化傒在巳以此爲政不亦重乎
阜安之而平其吏由訓理之而示其典法用少卿之政
徐考便宜行次公之道不從靡密由前日之理術首凡
今之績謀彼東觀論著之臣方操簡冊以待循吏得不
務乎君子於是舉也上美朝廷之命順於人下嘉武當
之叟達於天則毀君之道從而可徵矣王城東南千里
而近新紱在服兩轓有煇郡齋佳句佇與報政偕至吾
徒賀徵拜之不暇又何愴焉盍用歌詩爲禮以附其至

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

始予與公佐俱以圓冠褒衣息偃於江湖間練塘鏡溪

樂在雲水師心自放相視莫逆其後則攻過內訟知道不遠人洗其初心虛以順外逮四三年文俱以法冠韜車爲諸侯賓攝衣塵中與俗駕蘢馳闤闠道路離憂多而歡言少七年詔書以禮官博士徵鄙夫於吳十六年以尚書祠部徵公佐於越其間闊忽焉十歲心期寓書常若對面中朝大君子皆以推轂爲巳任求至如缺然亦旣覯止笑與抃會月未再朞麾幢在門由是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操直質無巧言諂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今天子如恩元元愼重吏師則列郡長人不輕於中都官明矣況宣城有賢

長帥以廉風俗新安有佳山水以資勝踐為仁由已賦祿且厚此皆不期至而至者然則表諫陛明疾若傳置行當以尺一徵書奪於是邦邦人雖欲遮道借留未由也已又惡用今日少別為戚戚耶公佐當神自愛以俟良會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吏二千石與中臺郎循良傳茂旋相為重在其推擇所切而已故叔載以文術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節時所重難輒居選中其初以獻賦射策取甲科如地芥支諸侯之聘車不暇軼緜外臺察視入佐著作休聲日揚

乃擢建禮與伯氏左曹蕚樹相鮮濟濟於公朝怡怡于閨門士君子詠歌屬和以爲榮觀昔郢中之客能爲陽春白雪之曲洎梁水部郎何遜文含清律重于江南今叔載有必類之詞比興溫雅其於宦遊宜乎典水曹而牧郢人也況漢南長帥風行列郡郡守清靜公廉遵詔條而已以叔載內平夷而外質重不佻不流佳言析理亹亹可復施於列藩如發硎投刃況得漢南之歡舊矣又何疑於報政耶大則以尤異徵細猶轉遷劇郡皎然前知不足爲賀觴酒祖軷姑以紓居者之愀愴云

送建州趙使君序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爛灼可以頤指變化者趙侯故不遊其津涯然自是鄙夫識之曰斯可以爲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爲仁由己斯亦不細是邦爲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子之戴侯也故能言之嘗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密疏犇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爲也趙侯於斯時實爲從事賓榻處左得之甚歡凡趙侯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公發之也今日憧憧昔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

止之曰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
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殆
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
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屈
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
況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眞報政況建溪之
邇乎則趙侯旟軾之間猛鷙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
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轅計
日祭軷即路白晝美錦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
爲念也

奉送杜少尹閤老赴東都序

叔通之於文學政事若雄鋩百鍊劉郤中節頃由東曹郎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上洛得幹支郡覩方任焉及今亞尹洛師實顓府政冬十月至自饒當來朝京師三接而命出車就道凡所以慈惠東人者得悉數焉以叔通之華資茂實而須長師於後命者蓋使洛邑耆老周知功化然後尺一詔條炳燿恩禮夫如是則吳公之理平第一不復專美於前書矣又豈以旬朔疾徐為叔通道耶岐燕元老理具惜別文昌六職夏官卿趙公而下舉白出祖交歡道舊鄙人病不能醉亦笑言學節於

其間衆君子皆賦愧序引之辭

送袁尚書桐公赴襄陽序

皇帝惠懋元元夙寤晨興求官師寄重方國癸未部書以地官淮陽公撫封于漢南公以全才碩望爲上所器任故命相之初公登右輔維藩之選公在東郡徵還不累月而推轂于茲中外宣力安危注意其以導迎休和輝耀光明愷悌四貽英華外發心誠求之無不及焉洪範之有猷有守中庸之不疚不跲申伯之柔惠且直次公之外覽內明皆優爲之贊畫辰告節印照路漢廷公卿留歎不足少傅滎陽公首爲詩文二百言以餞粲

賜公貴仕三朝肄秉國成辭巨源之啟事就子房之優
佚迅發麗則如黃鉦白珩襄峴之風物會離之情狀盡
在是矣方今堯舜在上理臻平明罷宰政之臣或寄崇
元侯或服在大僚然後見南國滔滔之盛大廷濟濟之
美鄙人以鴻私寬宥猶汙文昌官方請與公入奉朝請
歸聯衡軛今則命賜倍厚豈敢復以少別爲愴耶六曹
官諸曹兩掖近臣侍繼滎陽之唱者凡若干篇列于左
方春二月禮部尚書扶風郡公權德輿載之序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